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百 萬

歐 亨 利 著

伍 蠡 甫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關於 O. Henry 及其「四百萬」

O. Henry 是 William Sydney Porter 的筆名。他生於一八六二年，死於一九一〇年，是美國短篇小說名家。十五歲時進過學堂，不久輟學，改在他叔父所開的藥店裏做書記。因為身體不大好，曾到一個朋友的農場裏住過兩年，吸那新鮮空氣，又感受充分的陽光。一八八四年，他當簿記員，三年後結婚，度着比較安定的生活，寫作就在此時開始。

他把幽默的短篇，投登報上。一八九四年，他買進一家幽默週刊，打算好好地幹一下，非但文字多半自己下筆，並且連插圖也是自己來畫，只可惜這次冒險沒有多大的成功。他重又退下來，給報紙寫時評。一八九六年，他被控告，挪用 Austin 的某銀行的款項一千一百五十金元。這樁案子內容複雜，後來一直不曾弄得明白。他正在為難的時候，他的小說卻初次受到各大雜誌的歡迎，然而到了一八九八年，他被法庭判決有期徒刑五年，遂不得不在監中動筆。據說，他十分安分，所以法庭

又給他減至三年三個月。在這幾年裏，他苦心寫作，以後的成功都由於此。從一九〇三年起，他每星期可以給紐約的世界寫一篇短篇小說，換得美金一百元了。

他的生活經過的變化，不能不算多。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小說裏。他在紐約前後一共住了八年，對於地方上的形形色色觀察入微，所以他的小說題材也就很多取資於此，而他的最大成功，亦復在此。他的作品終於行銷全世，獲取極大的讀者羣。

本書原名“The Four Million”，意思是說，紐約城人口雖然多到極點，但是值得作者去注意的，卻只有四百萬人，而這四百萬人又多半都是下層社會，以及那些雖則上流而知識十分淺陋的人們。作者置身這四百萬人的中間，以古代羅馬的調查民情者（Census）自命。他所得的報告就告訴我們，學識是一樁事情，趣味另是一樁事情，學識的貧乏決掩蓋不了趣味的質樸。所以全書描出的人物，不僅各有各的面目、行動、神態、言語、聲音、喜怒等等，並且還給每人生活的滋味下了一道十分強烈的粉末，遂使我們在讀小說的當兒，也好像吃着胡椒調劑過的湯菜。至於社會種種相的背景若何，動力何在，卻不是作者所曾觸到的。然而，這也不是爲病，因爲不到二十世紀，寫小說的

人都不會同時擔負醫生的任務罷！

這本書是短篇的彙集，原來共有二十五篇，彼此都可獨立，現在選譯十九篇，主角有汽車夫、馬車夫、女招待、女店員、小藥劑師、女打字員、畫師、音樂師、游手好閒者、公園中釘梢者、農人等等，無不描寫其特徵，癖性，手法巧妙，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其獨到之處，則爲諷刺。他幾乎在每一小小的場所，都不肯放鬆，使我們可以想到他落筆的時候，得如何細心，如何構思。內中有些涉及俚俗，並且專靠諧聲，假借，會意或隱喻明喻的效力，來做幽默的基本，譯時似乎不得不遺貌取神。更有一些則是某一時，某一地的特殊情況之產物，以其範圍過狹，譯時或未精當，還望海內宏達的指教。

二十六年元旦將之英倫，倚裝記此於上海。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關於 O. Henry 及其「四百萬」

榮單上的春天

伊凱紳斯泰的催愛藥

一個未結束的故事

嗣君愛神與時辰鐘

黃狗自述

財神與愛神

自然之調整

馬車夫

一
一二
一一
一二
三二
四二
五一
六四
七四

綠門·····	八三
天窗室·····	九六
經紀商豔史·····	一〇八
在時裝遊行隊中·····	一一五
二十年後·····	一二六
客寓·····	一三三
蒂兒玳的初試·····	一四四
東方博士的禮物·····	一五三
咖啡館中的四海爲家者·····	一六三
湯平的掌·····	一七三
循環間·····	一八六

四百萬

菜單上的春天

是三月裏的一天。

你們寫小說，千萬不要照這樣子來開場，沒有再比這個壞的了。它引起人們的幻想，平淡，枯燥，也許只帶些空話。不過在這一篇裏，倒是可以的。因為，下面那一段本來應該用作開場白，但是如果，不先給讀者準備一下，就把它捧出來，又太覺荒誕唐突了。

莎拉爲了她的菜單，正在哭得不肯停。

試想一個紐約的女子向着菜單流眼淚。

你心裏一定這末想，爲的是大蝦已經下市了；或是她已經發過誓，在大齋（註）期裏不吃冰激

凌；或是她剛纔點過洋葱這味菜；或是她剛看完哈克特的日戲出來。然而，這些理由全不對，你只好還讓這篇故事來告訴你。

有一位先生鄭重地說過，這世界好比一個蛤蜊，要用他的刀來切開，這句話無意之中碰着一點的道理，用刀來開蛤蜊，並不怎樣難。然而你有否見過，人家想拿一架打字機來開這陸地上雙殼貝的？你高興去看有一打的生貨，這樣地被人切開嗎？

莎拉已經很費事地用她那使用不便的工具，把蛤蜊殼子敲開一條縫，剛够她微微地嘗到一點，殼內的冰冷溼黏的世界的滋味。她不懂得什麼速記，正如一個剛從商業學校溜出來的速記科的畢業生，也不懂得什麼速記。她既不會速記，也就不能列入那羣出色的機關的職員中了。她像是中世紀被僱助戰的武士，給人家打字，並尋些零碎的抄寫工作。

莎拉在世上的奮鬥中，最漂亮出色的一戰是她和舒稜伯家庭食堂幹的那一次。她住在一所紅磚房子的亭子間裏，隔壁就是那食堂。有一天晚上，她在舒稜伯吃完了四角錢五道菜的飯（這

五道菜送上來的速度，可比你向着黑人頭上摔五個墨球的速度，）就把菜單帶走了。這菜單上寫的字非英非德，幾乎看不出。菜名排列的也是七顛八倒，如果不小心，你可以先來牙籤和米製布丁，末了再來湯，甚至星期幾的日子也會給你點了來。

第二天沙拉給舒稜伯看一張齊整的卡紙，上面把菜名漂漂亮亮地打出來，一類一類的分開來，看了就叫人想吃，頭一行是冷盆，末一行是「衣帽客人自理」，這一切都給打在菜單上。

在此，舒稜伯馬上向她歸化，做了順民。沙拉未走之前，已使得他甘心情願跟她訂下條件。她替那食堂裏的二十一張桌子打菜單子——每天晚餐換一次新菜單，其早午兩餐，遇到菜掉動，或是菜單不乾淨，也得換新的。

交換的條件是，每天三餐，舒稜伯須差一茶房——最好是一個和氣點的——把飯送到沙拉的亭子間裏去，而每天下午送給她一張鉛筆寫的草稿，寫明明天舒稜伯的主顧命裏該吃什麼菜。這合同的結果使雙方都滿意。舒稜伯的主顧們現在可以曉得他們吃的東西是叫什麼名字，即使那菜的本質，有時會使他們會鬧不清。而沙拉在一個又冷又無聊的冬天裏有了飯吃，這對於

她是主要的一件事。

後來月份牌又扯起謊來，說是春天已經到了。日子到了，就算是春天到了。正月裏下的雪，還在城裏的街上凍着像塊金鑽石。手風琴還是用着十二月的活潑表情來奏着「夏日可愛」歌。男人們起始預備三十日期票好去買過復活節穿的衣服，看門人把暖氣管關了。等到這些事情發生了，可以曉得城市還在冬天的掌握之中呢。

有一天下午，莎拉在她那精緻的亭子間裏打冷戰；這房子招租的廣告上寫的是：「供給火爐，異常潔淨，衛生設備；看後必可十分滿意。」她除了替舒稜伯打菜單子，別無工作。莎拉坐在會噴軋響的柳條搖椅上，向着窗子外頭看。牆上的月份牌不停地對她喊着：「春天到這裏了，莎拉——我告訴你，春天到這裏了。看看我，莎拉，我身上的數碼表示是春天來了。你自己有個齊整的相貌，莎拉——是一個漂亮而合乎春天的相貌，為什麼你這樣傷心地看着窗外呢？」

莎拉的房間是在屋宇的背面。她從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見第二條街上盒子製造廠的後牆，是一座不帶窗戶的磚牆，但是那座牆對於她卻是最透明的水晶球；莎拉看見那裏面有一條路，地

下綠草如茵，上面有櫻桃樹和榆樹的綠蔭遮蓋着，兩旁夾着叢叢的覆盆子樹和車羅基玫瑰花。

真正的春信是常人耳目所不能感覺的。有人一定要等他看見了番紅花開了花，樹林裏的山茱萸花已經燦爛如星，再聽着藍鳥的囀鳴——甚至於僧俗到須跟那漸漸過景的蕎麥和牡蠣道了別之後，他們那遲鈍的心纔能想起該歡迎春天了。但是對於地球的幾個寵兒，他的新娘早了遞了直接而又親密的信息，說是除非他們跟她疏遠，她是決不薄待的。

去年夏天，莎拉到鄉間去，愛上了一個農夫。

（你們寫小說的時候，永遠不要這樣地提起往事。這是很不好的法子，使人減少興趣。小說應該要向前進，直向前進。）

莎拉在孫尼伯露克農舍住了兩星期。在那裏，她漸漸愛上了老農人法蘭克林的兒子瓦勒特。以前有些女人愛上了些農人，嫁了他們，隨後又反目，還不到兩星期呢。但是年輕的瓦勒特法蘭克林卻是一個摩登的農學家。他的牛棚裏安着一架電話，而且他就是在黑夜裏，都可以很準確地算計出來，明年加拿大的麥收對於所種的馬鈴薯有什麼樣的影響。

瓦勒特向她求婚，而獲得她的允許的地方就是這條綠蔭沈沈，覆盆子夾道的巷子。他們曾坐在一齊，編了一個蒲公英的冠飾給她戴在頭髮上。他極力稱贊着那黃花配着她的棕髮，色彩的調和；她把冠飾留在那裏，手裏耍着平頂草帽走回去。

他們預備春天裏結婚，瓦勒特說是春天一露面的時候，就結婚了。於是沙拉回到城裏來搥她的打字機。

門上敲了一聲，把沙拉快樂日子的幻影給打斷了。一個茶房拿來家庭食堂明天的菜單，是一張鉛筆寫的草稿，字跡稜嶄，是老舒稜伯寫的。

沙拉坐下在打字機前邊，拿一張卡紙夾進滾子間，她做事是很敏捷的。平常在一個半鐘頭裏，二十一張菜單一齊打好了。

今天的菜單比平常改變的多些。湯清淡些了；第三道菜類裏沒有豬肉了，只在烤肉裏加些俄國蘿蔔。整個菜單都瀰漫着溫柔的春意。最近還在漸綠的山邊跳躍着的小羊，現在竟配着一種湯汁做菜了。牡蠣的歌聲雖未完全靜悄，已漸低微了。炸菜的油鍋已經擱置在炙肉架的慈善的鐵梗

後而不用了。點心的名目多起來，油膩重的布丁不見了；香腸連着外衣跟蕎麥和那甜而被眨的鹹糖漿一同在那裏做着將死的呻吟。

沙拉的手指像夏日在河上跳舞的小蚊一般地跳着。她把一樣樣的菜名順着打下去，用着準確的眼光把每一樣菜名都按着字數的長短來擺齊了。

在甜菜之前是素菜的名目。胡蘿蔔跟豌豆。龍鬚菜熱烤麵包，整年都不斷的番茄跟玉黍米，跟玉蜀黍煮豆，彎菜豆，捲心菜——然後——

沙拉伏在她的菜單上哭了。她心裏懷着一腔神聖的失望，眼淚由失望的深處擁出來，聚集在她的眼裏。她把頭伏到打字機上，鍵盤發出乾枯的響聲來陪襯着她那淚溼的抽咽。

因為她已經兩個星期未接瓦勒特的信了，而這菜單上下而一樣菜是蒲公英——蒲公英配一樣雞蛋——雞蛋不用去管牠了！而蒲公英就是瓦勒特拿來替他的愛后及未來的新婦做皇冠的那種黃花啊。蒲公英是春天的先驅，是她的悲哀的皇冠——使她憶起她最快樂的日子。

太太們，你們自己試驗一下之後，再笑都不遲：比方在你同伯西訂情那夜，伯西送給你的那種

尼勒元帥玫瑰花，有一天在舒稜伯的飯菜裏，用法國拌生菜的法子拌了，當碗生菜端了上來。朱麗葉如果看見她的愛情表記如此被糟塌，她更要快點去向藥材商尋忘憂草來使她忘懷往事了。

但是春天真是個女巫！一定要送個信息給這個冰冷的，滿是石和鐵的大城。除了這個在田野裏披着綠色粗衣服，不大神氣的小使之外，無可差遣的了。給法國廚頭喊做「獅牙」（註）的牠，倒真是會臨機應變。開花的時候，牠會幫人家談愛情，可以盤在女孩子的棕色頭髮上，柔嫩而未含苞的時候，牠可以走到鍋裏去，替牠的女王傳遞音信。

慢慢地沙拉忍回她的淚。菜單必須要打出來。但是她好像還在夢裏，對着蒲公英隱約的金光，她心不在焉地打了一陣字，心神還在那巷子裏同她的青年情人一陣走着。但是不久她又回到紐約的四面被石頭包圍着的街裏來，那打字機又軋軋地跳動起來，像個衝破罷工人羣的汽車一般。六點鐘的時候，茶房把飯端來，把打好的菜單帶走了。沙拉吃的時候，把那盤點綴着雞蛋的蒲公英，嘆着氣端開了一叢鮮明而表現着愛情的花竟變成這樣一堆晦暗怪像而惹人討厭的菜蔬，

（註）蒲公英在英文是「dandelion」，法人把這字讀成「Dent-de-lion」，而適爲法文中「獅牙」的意義。

於是她夏日的希望也同樣地憔悴而消滅了。愛情也許可以像莎士比亞說的那樣自己吃自己；但是沙拉沒有法子勉強自己去吃這蒲公英，因為這個花曾經點綴過她的精神上第一次的愛筵。

七點半的時候，隔壁屋裏的一對夫妻吵起架來；樓上的男人拚命吹笛子，要想吹到A字音；煤氣燈稍微暗些；三輛煤車起首卸煤——只有留聲機的聲音可以跟這種聲音賽個高低——後院籬笆上的貓慢慢地退到瀋陽去了。由這幾件事，沙拉曉得是到了她看書的時候了。她拿出那本修道院與家庭來，這是這個月裏銷路最壞的一本書，她把腳攔到箱子上，開始跟書中角色叫遮拉德的一道去了。

大門的鈴響了。房東太太去開門。沙拉丟下被熊趕到樹上的遮拉德跟德尼斯，去聽門外是誰。咳，你如果是她，也要聽的！

後來聽見有一個粗壯的聲音在樓下廳裏，沙拉馬上跳到門前，把書丟在地板上，那本書正告訴她說，趕人上樹的熊得到勝利了。

你應當也猜出來了。她剛到樓梯口，她的農人已經三步一跨地上來了，即刻把她收穫而藏了

起來，不留一點給拾穗的人享受了。

「你爲什麼不寫信給我——嚶，爲什麼呢？」沙拉喊着說。

「紐約城真够大的，」瓦勒特法蘭克林說，「我一星期之前，就來了，我到你的舊住址去。我聽說你是某星期四搬走的。這倒叫我放點心；星期五也許會倒霉，這一來可以免掉了。但是我可不能不就從那個時候向警察打聽並用別的法子來尋你！」

「我寫的信呢？」沙拉急切地問。

「一直沒有接着！」

「那麼你怎麼找着我的？」

青年的農人露出春天似的一笑。

「我今天晚上隨便走進隔壁的家庭食堂，」他說，「我不管牠有名沒有；每年到了這個時節，我就喜歡吃一碟不論什麼樣的綠菜。我拿着那張打得很齊整的菜單看，想找一樣這路的菜。我看到捲心菜，再往下一看，我就跳起來喊那飯店的東家。他就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